

准王妃凯特成为英国时尚代表

11

热点关注



肖恩·史密斯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11年4月29日,英国威廉王子和未婚妻凯特·米德尔顿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凯特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王妃。其实,按照门当户对的观点,凯特绝不是合适人选,她本身也并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威廉王子呢?

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颗强大的心。凯特能够成为王妃,离不开自身的摸索,更离不开英国王室的公关和长辈的建议。这是一套被验证的完美成功法则。

[上期回顾]

威廉在肯尼亚山上的小木屋向凯特求婚,所用的是戴安娜王妃曾经戴过的那枚著名的戒指。最终,他们将大婚之日定在了2011年4月29日。

在准王妃凯特穿着Issa品牌的宝石蓝连衣裙宣布订婚喜讯后仅仅一周时间,特易购公司就推出了这款连衣裙的仿制版。价格从16英镑到380英镑不等,远低于凯特那件衣服的价格,网上推出一小时即销售一空。

“凯特效应”已然开始显现:她的着装,包括她用过的任何配饰和化妆品在内,都会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照片一经见诸媒体,新的流行时尚便悄然风靡。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凯特异常谨慎,她选择了这样一件优雅而又落落大方的礼服,但是“时尚偶像”这一称号不免有些夸张。老实说,对于相关媒体而言,即使凯特穿着布袋子,他们也会对其时尚品位大肆吹捧。

这件礼服并未在时尚界引起轰动效应。《时代》杂志前时尚编辑艾莉森·简·雷德一直在研究凯特不断改变的穿衣风格,她说:“礼服很美,但却是个很保守、很谨慎的选择。我希望她可以再勇敢一点,尝试更为大胆的风格。那件礼服优雅、性感而又朴素,但是更喜欢她的衣服可以穿出与昔日不同的风格,迎接她崭新的未来。”

也许之前她并不了解这些,那么现在凯特应该明白,不论她在做什么,人们首先关注的都是她的穿衣打扮。乔安娜·拉姆利认为,凯特需要一个“设计师团队”来帮助她。这也许可以理解成是这位流行女演员对凯特的尖刻讽刺,但是她还是委婉地建议凯特要时刻警惕,或许“时尚刺客们”已经准备开始批判她的每一次着装打扮了。

凯特似乎接受了这一建议。显而易见,她需要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时尚品位,据悉,她正在向《VOGUE》杂志的高管取经,其中有

主编亚历山德拉·舒尔曼和副主编艾米丽·谢菲尔德。艾米丽是首相夫人萨曼莎·卡梅伦的妹妹,也曾在马尔伯勒学院上学。《VOGUE》杂志的首席摄影师之一的马里奥·特斯蒂诺也是凯特的取经对象,他将自己多年的经验都传授给了凯特。凯特拥有柔亮浓密的长发、玲珑有致的身材以及妖娆水润的高挑美腿,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尚典范。

凯特早期的衣着时尚问题在于她的漫不经心,她似乎不愿在此方面花费太多心思。她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就从快速时尚品牌转变成时尚领军人物,而不饱受现在她所承受的非议和批判。

在仅仅是威廉的女友,而且没有工作时,如果她不节约开支,那么她必定会被认为是挥霍浪费的高端消费人群。“她并没有皇室身份,所以她必须小心谨慎,以免被认为是在恶意炫耀。”艾莉森解释说:“我想那肯定是灾难性的,相当棘手。”不论喜欢不喜欢,她都将成为非正式的时尚代表,这对低迷的英国经济至关重要。她有责任关注英国的时尚设计师们。

戴安娜的灵魂再一次眷顾了凯特。这次已不仅仅是与威尔士公主息息相关的那枚钻戒,而是她所钟爱的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

他为戴安娜拍摄的《名利场》封面照在戴妃离世前一个月刊载,这张照片被广泛地认为是“偶像之作”。特斯蒂诺成功捕捉了戴妃完美自然的气质之美,甚至威廉和哈里都认为这张照片就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真实的戴安娜”。他为威廉和哈里拍摄了他们21岁的生日照,还为查尔斯和卡米拉拍摄了结婚一周年纪念照。

毫无疑问,他是诠释凯特和威

廉幸福的最佳人选,在全世界诸多知名摄影师中,他是公认的与戴妃关系最亲密的一个。

由特斯蒂诺操刀的,凯特和威廉的两张官方订婚照堪称绝美之作,完美地展现了他们的幸福,那甜蜜的微笑令人瞬间陶醉。他们看上去彼此深爱,这才是本质。

其中一张照片,威廉和凯特甜蜜相拥,深情款款。威廉怀中的凯特小鸟依人般地秀出手上的蓝宝石钻戒,脸上爱意浓浓,幸福满满。

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他们今日的姿态与昔日查尔斯和戴安娜订婚时的姿态相比较。那时的订婚照是由威廉的伯祖父斯图登拍下的。在这张著名的订婚照中,戴安娜双手环在查尔斯肩上,站在他身后甜蜜地微笑,而查尔斯只是双手交叉于胸前,没有表现出对未来妻子的丝毫亲切与热情。

结合后来的事实,心理分析学者们从这张僵硬的订婚照中便可预测出他们婚姻的不幸;特斯蒂诺拍的这张订婚照则让分析学者们不禁感叹威廉和凯特的亲密无间。即便是在那张较为正式的订婚照中,威廉和凯特也表现出了恋人间自由自在的幸福感。这样的幸福不是单凭相机就能表现出来的。

凯特继续着前进的脚步,她需要勇敢向前。青少年癌症信托会欢庆之夜,是她第一次以王室未婚妻身份出席的公众慈善活动。当天她穿着一件乳白色和黑色相间的丝质长裙,它出自酷爱浪漫不羁的波西米亚风格的英国设计师爱丽丝·坦珀丽之手。这条长裙有坦珀丽标志性的领口装饰,同时外搭黑色筒约夹克,也许是在此之前准王妃凯特最优雅的装扮。

当天的慈善活动在诺福克郡的瑟斯福德小村庄举行,威廉理所当

然是当晚的贵宾。这次活动旨在为剑桥大学阿顿布鲁克医院成立的首个青年癌症专家团筹集资金。演出结束后,凯特和威廉对罹患癌症的年轻患者们表达了真挚的关心和问候。他们告诉威廉和凯特说,自己接受治疗被推进病房时,时常会有老人和孩子守在身边。

这次活动共筹集善款35000英镑,对凯特而言是个良好而又低调的开始,至少暗示她能够心系普通民众。为了赢得大家对她的支持和拥护,今后的慈善活动会更加有序。在此类慈善活动结束后,威廉终得机会回到隐居的安格洛西岛的郊外继续他的工作,而不必为下次该穿什么衣服或者媒体会有怎样的评论而担心。

订婚宣言后,威廉王子的精神状态明显转好,他如释重负,心情豁然明朗。他在黑潭参加男子狂欢周末时开怀大笑,并与同伴玩笑嬉闹,并在黑潭足球俱乐部租了个包厢看比赛。那时他唯一的小小烦恼就是圣诞节要加班工作。

惯例上,单身职员要自愿加班工作,这样,那些有家室的同事就可以回家享受假日。这就意味着威廉和凯特又要分开过圣诞节,不过在嫁入王室每年都要参加圣诞庆典活动之前,这似乎是凯特回到巴克伯里与家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圣诞节这天,威廉在皇家空军基地的食堂吃了午餐,喝了杯橘子汁。那天他一直穿着制服,以免所在的执勤小组有紧急任务。

凯特悠闲地坐在家中起居室的火炉旁听着家人对她未来的美好祝愿。像百万普通家庭一样,这一天他们无忧无虑,或看电视,或烤火鸡,或拆开自己收到的礼物,或者也许会到外面大快朵颐。这将是她最后一次享受如此的随意和安详。

在强盗逞凶时他挺身搭救女画家

11

历史纪实



冯惠明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晚清著名外交家。光绪四年,曾纪泽奉朝廷之命,前往英法两国担任公使。

两年后,曾纪泽被清政府紧急调遣到俄国任钦差大臣,开始了他一生最艰巨的使命——对俄谈判收回伊犁。经过近一年的外交斗争,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策略,终于迫使沙俄修改了与原钦差大臣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该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国土,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期回顾]

曾纪泽赴俄途中,获悉俄国《新时代报》刊登驻法记者文章,对曾纪泽赴俄交涉发出歪曲性报道。曾纪泽为了澄清舆论,与该报记者见了面。

列车进入俄境,曾纪泽他们离开边检站,都感到旅途劳顿,又乏又饿。终于在车站广场的一角,找到一家看上去很讲究的餐馆。

曾纪泽等随侍者上了二楼。在走廊上正好遇见餐馆的经理——一位留着黑黑的小唇胡的中年男子。听了侍者的介绍,经理翘起黑胡子,面露难色:“太不巧了,今天二楼的四个上等餐室,全都占满了。不过……”他蹙了蹙眉毛,犹豫道:“我去二号餐室问一下那位夫人,她若不反对,公使先生和他的助手可以去那儿用餐。”

经理说完转身向走廊尽头的一间餐室走去。不一会儿,他返回来,面带喜悦:“大家随我来。”

曾纪泽等跟在中年经理身后,来到二号贵宾餐室。在一条可围坐十来个人的长方形餐桌旁,坐着两个衣着时髦、打扮不俗的妇人。看上去一个五十岁上下,一个三十四五岁模样。那位年轻妇人穿一身深红色的连衣长裙,浑身像一朵浓郁典雅的玫瑰,一头金发挽在脑后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白皙细嫩的脸庞上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像两汪清澈碧蓝的潭水。

两位妇人见陌生人进来,便放下手里的餐具,睁大好奇的眼睛打量。经理老练地说:“请允许我给双方介绍一下:这位先生是中国驻英国法国兼驻俄国公使曾阁下,这几位是他的朋友和助手。这位年轻的夫人是薇拉·瓦西里耶夫娜,这位夫人是玛丽亚·康斯坦丁耶夫娜。”

曾纪泽趋前一步,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向薇拉和玛丽亚鞠了一躬,然后用英语向她们问好,薇拉也用英语问候他们。

席间,马清臣和法兰亭谈笑风生,和薇拉也聊起来。原来薇拉是一

位画家,丈夫是一个俄国商人,夫妇俩侨居法国多年。前年因丈夫暴病身亡,薇拉就与姨妈玛丽亚一起在法国生活。前不久她们变卖了家产和油画作品,动身返回俄国,恰巧和曾纪泽他们同乘一趟列车。

曾纪泽吃了两块面包,喝了一盘牛肉汤。这时,就听窗外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一阵人吼马嘶。餐厅的门“砰”一声被撞开了。五六个腰别着短枪,手持马鞭、长枪的壮汉出现在众人面前。小胡子经理也被他们带进来。壮汉里有一位身材高大,满脸褐色胡子,大鹰钩鼻子,并用黑布蒙住一只眼睛的人,他手一挥,几个持枪的人便把枪口逼住了所有用餐的人。

小胡子经理哀求独眼壮汉:“先生,请手下留情。这些客人都是有身份的人。请你们千万别伤害他们。”独眼汉攥着马鞭,走到曾纪泽等面前,直勾勾地盯视了片刻,突然他用英语发问:“你们从哪儿来?”曾纪泽冷静沉着地用英语回答:“从中国来。”

“中国在遥远的东方,到俄国来干什么?”独眼汉又问。曾纪泽不卑不亢地对独眼汉说:“好,我可以告诉您。我是中国大皇帝的钦差大臣,驻俄罗斯帝国的公使,现在正要去赴任。”

独眼汉鼻子里哼了一声,一面瞄着曾纪泽,一面若有所思地来回踱起步子。突然,纵声狂笑起来:“您是中国使者?到俄国来有何贵干?”不待曾纪泽回答,他又把攥着马鞭的手用力在空中挥动一下,声嘶力竭地吼起来,“你们要跟一个强盗国家打交道,明白吗?”那独眼汉又走到马清臣和法兰亭面前,用马鞭指指他们问曾纪泽:“这两位先生是跟随您的人吗?”

“是的,他们是我的翻译官。”曾纪泽不卑不亢地答道。匪首斜睨着独眼打量马清臣,又打量法兰亭,冷冷地问道:“俄国?”

“不,我是英国人,他是法国人。”

独眼汉冷笑道:“英国人,法国人?你们引为自豪,是吗?可是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的国家,还有德国,统统是强盗国家!你们都是世界上的大强盗!相比之下,我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强盗。哈哈……”那帮小喽啰也咧开大嘴狂笑。匪首摆摆手,众匪停止狂笑。只见独眼汉神经质地突然转向两位太太,狞笑着问:“您大概不会是英国太太,您也不会是法国太太吧?”

薇拉紧挽着玛丽亚的胳膊,惊恐不安地瞧着匪首:“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两位夫人不要害怕。”独眼汉阴阳怪气地说,同时抬起一只脚,踏在一把椅子上。“我们虽然是强盗,但并不想伤害你们。我们只不过请这位年轻漂亮的夫人跟我走一趟。”匪首向四个持枪的歹徒下令,带走薇拉。

当薇拉在他们的推搡下走过曾纪泽跟前时,她的目光向曾纪泽投来,曾纪泽的心一下子抽紧了。“等一等!”曾纪泽不由自主地脱口吐出一句英语。匪首侧目一怔。两个持枪歹徒也止住脚步。

“我有几句忠告,不知先生愿不愿听?”曾纪泽上前对独眼汉说。鹰鼻匪首瞪着眼睛问:“什么忠告?”“我听说欧洲人最尊重妇女。你们这样对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恐怕不符合你们的传统。希望看在上帝分上,放过她!”

独眼匪首狞笑着说:“想不到公使先生如此慈悲心肠,打抱不平。本人十分钦佩。可是我奉劝阁下少管

闲事,否则我对您不客气!”另外几个匪徒哗啦一下用枪管再次逼近曾纪泽等人,曾纪泽沉稳地摸着鬍须,继续说:“先生息怒,我只不过向您提出一个旁观者的建议,愿不愿听在您。我们中国有两句古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者长命,为恶者短寿’。先生若能放过这位女士,说不定来年交上好运也未可知。”

匪首的眉头突突跳了两下:“您教我行善?哈哈,我生来就是一个恶人,一个强盗。您却劝一个强盗行善?行善者长寿,那是你们东方的哲学,可是我们欧洲人崇拜的是弱肉强食,谁只要有钱有势有枪,谁就是生活的主宰……”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窗外又传来“啪啪”两声枪响。一个强盗跌跌撞撞地跑进餐室,凑到匪首耳朵上嘀咕了两句。匪首的脸色骤变,他朝匪徒们一挥手,咕嘟几下什么话,急匆匆地跑走了。那两个抓着薇拉的歹徒早撒下薇拉,和匪徒们争先恐后地奔下楼去。

曾纪泽等人,薇拉和玛丽亚夫人全拥到窗子跟前,向外看去。就听一声呼哨,二十几个骑马匪徒像一阵旋风,随着一片杂沓的马蹄声,转眼工夫不见踪影。不一会儿,从另一方向也疾驰来一队人马,这支骑兵完全是正规部队装束,为首一个戴三角帽的军官,挥着一柄弯形军刀,率领着骑兵朝匪徒们逃走的方向追去。

“先生们,夫人们,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平安,一切都正常了。”小黑胡子经理走到薇拉和玛丽亚夫人跟前说:“那个首领绰号‘猫头鹰’,过去是波兰的一个下级军官,因不满国家被德国和俄国占领,与同党结伙为匪,听说跟波罗的海和太平洋上的海盜拉上关系,这几年来经常骚扰边境。这一回撞上了俄罗斯边防巡逻队,他们的末日到了。”